

两个小路特

〔西德〕埃·克斯特纳 著 黄传杰 译

插图：瓦·特里尔

封面：成诗白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两个小路特

〔西德〕埃·克斯特纳著

黄传杰 译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230 1/32 4.125印张 65千字

1981年6月北京第1版 198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定价0.35元

写 在 前 面

两个素不相识的小姑娘，一个来自慕尼黑，一个来自维也纳，在暑期儿童乐园中相遇了。令人惊奇的是：两个孩子不但长得一模一样，而且还在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在同一个地方。你说奇怪不奇怪？

其实不奇怪，两个小姑娘本来就是一对双胞胎，是爸爸妈妈离婚了，才把她们拆散的。这个秘密被她俩揭开了。她们多么渴望从此再不分开了！她们多么渴望能和爸爸妈妈团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啊！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姐妹俩想出了一个冒险计划。故事就这样错综复杂地展开了。

这本书的作者埃里希·克斯特纳(1899—1974年)是西德当代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因为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国主义，他受到了迫害，被剥夺了创作权利。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才重新拿起笔来创作。他一生为孩子们写了十几本书。一九六〇年，他荣获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创作奖。

对于克斯特纳，我国的小读者并不陌生。他的代表作《埃米尔捕盗记》，已经在我国翻译出版，受到我国小读者的热烈欢迎。世界各国的儿童，也都十分喜爱。这不仅因为他的语

言简练、幽默，孩子们很容易理解，而且他笔下的小主人翁都是孩子们生活中所熟悉的人物。作者在给小读者讲故事的同时，教育孩子努力学习，善于思考，团结友爱，坚强勇敢，长大成为对人类有用的人。

《两个小路特》也是克斯特纳的一本代表作，写于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被拍成电影，获得联邦德国电影一等奖。离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弊病，作者在本书中对这种社会现象作了有力的讽刺和批评，揭示了由于父母不和给孩子们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同时，通过两个小路特的故事，教育孩子们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要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创造自己的幸福。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安柏丽女士的热情帮助，我在这里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 者

目 次

第 一 章	儿童乐园.....	1
第 二 章	妈妈的照片.....	12
第 三 章	爸爸来信.....	24
第 四 章	小诡计.....	30
第 五 章	陌生的世界.....	36
第 六 章	可怕的梦.....	46
第 七 章	一切都在变.....	62
第 八 章	较量.....	72
第 九 章	秘密揭穿了.....	90
第 十 章	最好的药方.....	98
第 十 一 章	最大的愿望.....	110
第 十 二 章	新家.....	116

第一章 儿童乐园

你们知道湖丘吗？知道湖丘山庄吗？就是丘湖旁的那个湖丘。什么？不知道？真奇怪，我问到的人当中，竟没有一个人知道湖丘山庄的！难道说只有那些没问到的人才知道丘湖边上的湖丘山庄这个地方吗？但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因为这种事儿是常有的。

当然，如果你们不知道丘湖边上的湖丘山庄，那末也就不会知道座落在丘湖边上湖丘山庄里的那个儿童乐园罗，就是那个著名的，专为女孩子们开设的暑期儿童乐园。真遗憾！不过也没什么关系！并排建在一起的儿童乐园样子都差不多，就象刚出炉的面包或是一丛丛的野紫罗兰花，彼此都分不清。你只要知道了其中的一个，旁的也就都认识了。从这里散步路过的人们，也许会以为这儿是个大蜂窝。里面闹闹嚷嚷的，充满了笑声、喊声和嘁嘁喳喳的说话声。这样的暑期乐园就是孩子们幸福的安乐窝。尽管开办了那么多儿童乐园，可还总嫌不够。

可是每到晚上，那个叫做“想家”的灰色矮人，有时也会来到寝室，坐在孩子们的床边，从口袋里掏出他那灰色的账本和铅笔，带着严肃的



表情，统计着周围孩子们的眼泪，已经掉下来的和没有掉下来的眼泪。

不过，难道你没有看见，到了早晨，这灰色矮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候听到的，就是盛牛奶的杯子叮叮当当的响声，随后就是孩子们的小嘴争先恐后、没完没了的唠叨声，接着就可以看到孩子们穿着游泳衣戴着游泳帽奔向那碧绿清凉的湖水中，她们互相拍着水，尖声地叫喊着，欢呼着，兴高采烈地游泳，或者在水里装模作样地扑腾，就好象也在游泳似的。

丘湖边上的湖丘山庄也是这样。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个故事可有点错综复杂，你们听的时候，对有些地方要特别留心，才能听得清楚，懂得透彻。开始时一切都还挺好，复杂的情节发生在后边几章，真是又复杂又挺紧张。

这会儿孩子们正在湖中游泳。和往常一样，玩得最欢的是一个九岁的小姑娘，梳着一头卷发，满脑瓜的鬼主意，她叫路易丝——路易丝·帕尔菲，是从维也纳来的。

这时，房子那边传来当的一声锣响，接着又一声，然后是第三声。正在游泳的孩子们和辅导员阿姨们纷纷爬上岸来。

“铃声是召集我们所有人的！”辅导员乌利克小姐喊道，“路易斯也得去！”

“我就来了！”路易斯叫道，“一个老头可不是特别快车！”嘴里说着，但她还是真的来了。

乌利克小姐把这一群叽叽喳喳的小“羊羔”一个也不落地赶进了“羊圈”。噢，不是“羊圈”，是屋子。十二点，准时开午饭了。吃了午饭，大家焦急地等待着下午的到来。到底是等什么呢？

是等将在下午来到的新伙伴，来自德国南部的二十名小姑娘。她们是些怎么样的伙伴呢？有几个是爱打扮的？有几个是爱聊天的？会不会来几个十三岁甚至是十四岁的“老大姐”呢？她们会不会带些有趣的玩具来？希望玩具里有一个大皮球！特鲁德的皮球已经瘪了。布利吉特又不肯把她的皮球拿出来让大家玩，她把皮球锁在柜橱里，锁得牢牢的，谁也休想碰一碰。居然会有这种事情！

下午，路易斯、特鲁德、布利吉特和其他孩子们一起站在敞开着的铁门旁边，兴奋地等着到车站去接新伙伴的大轿车。如果火车正点到达的话，现在大轿车也应该……

正好这时候，汽车喇叭响了！“她们来啦！”大轿车沿着公路开了过来，小心地拐进大门停下了。司机跳下车来，热心地把小姑娘一个接一个从车厢里抱下来。车里装的不只是女孩子们，还有箱子、皮包、布娃娃和篮子、纸袋以及布做的小狗、小踏板车、小轱辘车、小伞、暖水瓶、雨衣、背包、铺盖卷、小人书、植物标本箱、捕蝶网，真是五花八门，样样

都有。

第二十名小姑娘带着她的东西，最后出现在车门口，一个满严肃的小家伙。司机伸出手来准备抱她下车。

小姑娘把辫子往后一甩，摇摇头说：“谢谢，不用了！”她很有礼貌，又很坚决地说着，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下阶梯，来到车下。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突然，她睁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路易丝！路易丝也双目圆睁，吃惊地盯着这位新伙伴！

其他的孩子们以及乌利克小姐呢，也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司机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搔着头皮，张口结舌地愣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路易丝和这位新伙伴竟长得完全一模一样，只是一个人梳着卷发，另一个人扎着辫子，她们之间唯一的区别确实就只有这一点。

路易丝突然转过身去，飞快地向花园里跑去，就好象后边有狮子和老虎在追赶她似的！

“路路易！”乌利克小姐喊道，“路易丝！”她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然后带着这二十名新来的孩子走进了房子。那个扎辫子的小姑娘心里说不出地惊讶，狐疑不定地走在最后头。

儿童乐园的领导人是姆台修斯夫人。她正坐在办公室里，和干脆利索的老厨娘商量近几天的菜单子。

这时候有人敲门，乌利克小姐走进来报告说，新来的孩子们个个健康愉快，全数到达。

“很好，谢谢。”

“只是有一件事……”

“什么事？”忙得不可开交的园长稍微抬了抬头问道。

“有一件关于路易丝·帕尔菲的事，”乌利克小姐犹豫了一下说，“她在门外等着……”

“叫小家伙进来嘛！”姆台修斯夫人忍不住笑着说，“她又是吃了什么东西了吧？”

“这一次什么也没有吃，”乌利克小姐说，“只是……”

她轻轻地把房门打开，朝外边喊道：“你们俩进来吧！用不着害怕！”

于是两个小姑娘走进了房间，分别站在两边，彼此离得远远的。

“哎呀！我的老天爷！”厨



娘喃喃地说道。

姆台修斯夫人惊讶地瞅着这两个孩子，只听得乌利克小姐解释道：“新来的女孩子叫做路特·科尔纳，来自慕尼黑。”

“你们俩是亲戚吗？”

两个小姑娘几乎让人难以觉察地，然而却又是肯定地摇了摇头。

“她们俩在今天以前互相还没有见过面呢！”乌利克小姐说。“真是新鲜事，是吧？”

“有什么可奇怪的！”厨娘说，“她们怎么可能见过面呢？一个来自慕尼黑，另一个来自维也纳。”

姆台修斯夫人和蔼地说：“两个长得这么相象的小姑娘，肯定会成为好朋友的。你们彼此不要认生，孩子们，来，握握手！”

“不！”路易丝喊着，把手藏到身后。

姆台修斯夫人耸耸肩膀，想了想说：“你们可以走了。”

路易丝奔向房门，使劲拉开门冲了出去。路特行了个屈膝礼，努力让自己不慌不忙地走出去。

“等一等，小路特，”园长说着，翻开一本很厚的册子，“我马上把你的名字登记下来。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出生地点在哪儿？爸爸妈妈都叫什么名字？”

“我只有一个妈妈。”路特轻声说道。

姆台修斯夫人用钢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先说说你的出生年月日吧！”

路特沿着楼道走去，上了楼梯，打开房门，走进放柜橱的房间里。她的箱子还没打开呢！于是，她开始把她的裙子、衬衣、围裙和袜子放

到指定给她使用的柜橱里。窗子敞开着，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

路特拿出一张年轻妇女的照片，小姑娘温柔地望着她，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放进自己的围裙里。她正要关上橱门，眼光落到橱门背后的镜子上面。她严肃地打量着自己的相貌，就好象头一次见到自己一样，接着她用个突然的动作把辫子甩到后面去，用手拢着头发，把头发的样式弄得跟路易丝·帕尔菲的一样。

不知什么地方有一扇门响了一下。就象被人抓住似的，路特赶紧把双手放了下来。

路易丝和她的小伙伴们坐在花园的墙头上，她的眉毛皱成了一个疙瘩。

“我可受不了这个！”特鲁德——她的维也纳同班同学说，“她竟敢这么放肆，带着一张你的脸到这儿来！”

“那我该怎么办呢？”路易丝生气地问道。

“抓破她的脸！”莫尼卡提议道。

“你最好把她的鼻子咬下来！”克利斯提娜出主意说。“这么一来你的气儿一下子就出完了。”她一边说，一边悠然自得地晃动着双腿。

“挺好的假期，这一来全给搅了！”路易丝嘟囔着，她真有满肚子的不高兴。

“这也不是她的过错，”大脸蛋的施特菲解释说。“要是来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特鲁德笑着说：“连你自己都不会相信，除了你自己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人会有你这样一副傻相。”

施特菲生气了。其他的小姑娘哄地笑了起来，路易丝忍不住也咧



嘴笑了。

这时候锣声响了。

“该喂野兽了！”克利斯提娜叫道。小姑娘们都从墙头上跳了下来。

饭厅里，姆台修斯夫人对乌利克小姐说：“我们要安排那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姑娘坐在一起，说不定这样做会产生好效果。”

这时候，孩子们叫嚷着涌进了饭厅，一阵搬动凳子的声音。值日生们把热气腾腾的汤菜端到餐桌前，大家便依次把菜盛到自己的盘子里。

乌利克小姐走到路易丝和特鲁德的身后，轻轻拍了一下特鲁德的肩膀说：“你坐到希尔德·施图姆旁边去。”

特鲁德转过身来想说什么：“可是……”

“没什么可说的，听话。”

特鲁德耸耸肩膀，噘着小嘴调换了座位。

勺子叮叮当地响着，路易丝身边的座位空了。真奇怪，这一来，孩子们的眼光都被吸引到这空位子上来了。

接着，就象下了口令似的，所有孩子的目光都转向门口。路特走了进来。

“你总算来了。”乌利克小姐说，“过来，我带你到座位上去。”她把那个扎着两条辫子、文静而又庄重的小姑娘带到餐桌旁。路易丝一眼也不看，生气地一个劲地喝着汤。路特乖乖地在路易丝身旁坐下，尽管她感到好象脖子上勒了一条带子一样地难受，却仍然忍着拿起了汤勺。

其他的孩子们都朝这一对奇怪的小姑娘张望，她们觉得哪怕长着两个，甚至三个脑袋的小牛犊也没有这个有意思。脸蛋胖乎乎的施特菲兴奋得张大着嘴呆呆地站在那儿。

路易丝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再说她也根本不愿意忍耐了。她从桌子下面使劲照路特的小腿踢了一脚！

路特疼得浑身一震，用力地咬住嘴唇。

在大人们的餐桌上，助手吉尔达小姐摇着头说道：“真奇怪！两个毫不相干的小姑娘竟会长得这么相象！”

乌利克小姐沉思着说：“也许这是一对孪生星宿投胎的姐妹吧。”

“什么叫孪生星宿投胎的姐妹呀？”吉尔达小姐问。

“据说有这样的人，他们长得一模一样，但却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而且他们还都是出生在同一时刻，分秒不差。”

吉尔达小姐喃喃地说：“啊，原来是这样！”

姆台修斯夫人点点头，开口道：“有一次，我在书上读到过这样一件事：伦敦有一位专门承做男服的裁缝，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长得一模一样，根本分辨不出来。更奇怪的是，这位裁缝还留着跟国王完全一样的尖胡子。后来国王把那个人叫到白金汗宫，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那么，这两个人确实是在同一时刻里出生的吗？”

“是的，碰巧这一时刻还能准确地考证出来。”

“那后来又怎么样？”吉尔达紧张地问。

“后来那裁缝只得按照国王的吩咐，剃掉了他那撮尖胡子！”

大家听罢哈哈大笑起来，姆台修斯夫人若有所思地望着两个小姑娘坐的那张餐桌，接着说：“路特·科尔纳的床要挨着路易丝·帕尔菲，一定要让她们俩互相熟悉起来！”

深夜，孩子们全都进入了梦乡，只有两个人还醒着。

这两个孩子彼此背着脸，都装成已经睡着了的样子，但却都躺在那儿，睁着两眼，呆呆地望着前面。

路易丝生气地看着皎洁的月亮照在她床上的银光。突然一种声音

使她竖起了耳朵，她听到了轻微的、压抑着的抽泣声。

路特把手压在嘴上。妈妈在告别时说什么来着？她说：“我真高兴，你能和许许多多愉快的孩子们一起度几个星期假。你太过于严肃了，少年老成，这和你年龄不相称。我知道这不能怪你，要怪妈妈，怪我的职业，我在家的时间太少了。每天下班回家，我已经精疲力尽。而你呢，不能象其他孩子那样去玩，却象个小主妇，要刷碗、洗碟子、做饭、摆桌子。希望你回来的时候笑容满面！”可是现在呢，自己躺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身边是一个很厉害的小姑娘，只因为自己长得象她，她就恨自己。她轻轻地在叹息，难道这样下去，自己能笑容满面地回去吗？路特抽泣着。

她忽然感到有一只陌生的小手在笨拙地抚摸着她的头发！这下子小路特惊呆了。路易丝的手继续轻轻地抚摸着。

月亮透过寝室的窗子，朝里面张望。怎么？连她也惊讶起来了！两个小姑娘并排躺在一起，她们不敢彼此对视。其中一个刚才还在哭呢，现在却用手慢慢地摸着另一个姑娘的手，这只手正抚摸着她的头发。

“啊，这就好了！”银白色的月亮婆婆寻思道。“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下班了。”接着，月亮便真地下山去了。



第二章 妈妈的照片

作战的双方既没有经过谈判，也没有互相提出保证，就出现了停战的局面。这种局面能持久吗？我宁愿相信这一点。但是，从停战到真正的和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这在孩子们中间也往往是这样。难道不是吗？

当两个小姑娘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她俩仍然不敢彼此对看。这种僵持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她们穿着白睡裙跑到洗脸间洗脸，站在柜橱前换衣服，坐在凳子上吃早点的时候。后来她们紧挨着一起唱歌，沿着湖岸奔跑，和辅导员们一起拉起手围成圆圈跳舞，或是编花环。即使在这时候，她们也还没有打破僵局，还不敢互相对看一下。只有唯一的一次，她俩的眼光曾经短暂而迅速地相遇，但立刻又惊惶地赶紧转向别处，彼此分开。

辅导员乌利克小姐正坐在草地上读一本神奇的小说，这本小说中每一页都在讲恋爱。她看着不时地放下书，深情地想起她姨妈家的房